雙城記

明月何曾是兩鄉

何冀平

回家，從來是遊子的祈盼。中國作家協會邀請港澳作家回家，香港澳門一行43人，起行前往北京。原以為是一次例行的官方訪問，但從接到通知那天起，就感受到不同，細緻周到貼心，每一個細節都關照到了。

初春4月，北京春風拂面，桃花紅玉蘭白，黃的是迎春，綠的是楊柳，在花樹圍繞的中國現代文學館，與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和所有書記見面，主席進了會場不上台，也不直接就位，走過來和每一個「回家」的作家握手。從她暖暖的手裏接過牌匾，上面鐫刻着我參加作家協會的天數，寫着「您以優秀作品，點亮萬家燈火，我們以文學名義，向您致敬」；作協書記處書記走到我面前，照例舉起酒杯，但竟能記得我劇本的台詞，而我記得的是，他主管電影時，等待立項的導演陳可辛和我不知前景忐忑不安，他主持審閱了電影《投名狀》的劇本，批准立項；我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立60周年撰寫話劇《甲子園》，發表我劇本的是《人民文學》，黨組書記兼主編仍清楚記得當年，款款講述着十多年前看過劇後決定發表的細節，在《人民文學》發劇本非同小可，我驚喜得有些惶恐；《十月》雜誌社，是發表我第一本劇本集和小說的刊物，恩誼綿長。總編輯說，當年為了劇本中的一句台詞「爐肉」，他們走訪了北京老字號的大廚；出版我最新一版劇本集《疏影暗香》的作家出版社社長也在場，各大刊物的主編、各大媒體、身在北京城的名作家、名編劇都來了。

每一程都有作協的書記陪同，活潑爽利的聯絡處主任熱情得如同一團火，隨行的記者手快腦快，一會兒一篇文，記述着我們回家的一點一滴……

現代文學館送給我的作品「入藏證書」，文中寫到「您的作品由我館珍藏，將傳之永世」。證書題頭竟是邵燕祥先生的詩，我和燕祥先生是忘年交，他一直關注着我，惦念着我到了香港怎樣寫作？怎樣生活？我留存着他給我的親筆信，如同家人般的囑咐叮嚀，他走了，想不到在這裏看到他的詩，不覺熱淚滿盈。

「引來茫茫九派百川水，匯成浩淼的文學海洋，作協像一座活動的火山，一個生長着的礦藏……二十世紀中國文明的敦煌……有聲無聲的呼喚，心靈會把心靈叩響……」

紙短情長，寫不完說不盡短短3天滿溢的深情，一言一笑，亦詩亦韻，感動着「回家」的每一個人。

青山一道同風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此山中

一樹一世界

鄧達智

從整潔、規律、相對安靜的日本京都、和歌山、東京、富山，轉飛韓國首爾。到埠夜深，韓文零認知，告示指引雖然有英文、中文，可惜太簡略，根本幫不了大忙，花費不少時間才買到類似八達通的乘車卡，再費勁走九曲十三彎，上上落落如18層地獄，轉線從站頭走到站尾，猶如油麻地港鐵站走路到旺角站般遙遠路程，過了午夜，尾班車停駛之前到達以為走進舊時大笪地，既髒且亂，大排檔滿布街頭，酒店所在地為仁寺洞一角。

20年沒來過從前印象並不吸引的首爾，幾乎累個人仰馬翻。坐在房間窗前，望夜街氣氛熱烈的飲酒小吃市場，幾乎決定，跟舊時一樣，對首爾不會有過分美好的幻想！

次天晨早，陽光普照萬里無雲，走進幾乎空無一人，仍殘餘夜市留下各式垃圾、湯漬油漬的街頭，不禁自問：沒來韓國20年，本來對韓語抗拒，後經電影《假如愛有天意》及韓劇《大長今》的轉化，韓語亦也像其他語言一樣具備溫柔、粗獷、幽默、嚴肅、搞笑等等多樣化而聽來順耳的元素。

遊韓國？

始終提不起勁！

遊日本追櫻因利乘便，同伴提議回程經首爾？

已經很久沒嘗韓國傳統「人蔘雞湯」……

◆首爾舊區仁寺洞老巷內別有洞天，一棵櫻樹，改變時裝店子的命運。 作者供圖

自己某程度上也很嚮往，就此拍板：回港前3日3夜首爾旅程。

仁寺洞區內Ikseon-Dong Hanok村位於我們Roxy酒店對面，十分靠近，寧靜藍天白雲下，看到連綿灰黑瓦片金字屋頂，這點類同自小極之親近的古建築住屋面貌，立即將我牢牢把握，不自覺走進靠近。我才不算早呢，不少美少女打扮得意地在攝影師專業器材前，或朋友手機鏡頭下，趁其他遊人未殺到之前，擺款扭Pose拍個不亦樂乎。

邊散步邊拍照，這才發現不少悉心打扮不同年齡層的本地及外來遊客在好些古樸建築、設計特色牛角包、Waffle、拉麵、小籠包子店前大排長龍，氣場不知多興旺，但跟活化的古村毫不衝突，相安樂繽紛。

不為意，抬頭一看，其中一棟古屋背後伸出一棵盛放的櫻樹，雪雪白白繁花似錦，立時被吸引，見門面為時裝店，櫻樹栽種於進門的小天井，神來之筆成為路過的人的萬有引力，進去，無人阻止拍照遊逛，再下來也被店內以女裝為主的簡約設計吸引，迅速為自己挑了一件男裝皮褸，四五件家中姐妹們大方、明快外套。一棵盛放櫻花，主人大方迎客，招徠生意之外，也讓我對首爾改觀不少。

店子低調地在不明顯的門角掛上名字：RUDA。

發式生活

乘公交體驗愛情

余宜發

最近發現自己很多時候也不想開車，因為發覺乘搭交通工具也很方便。亦因為之前3年的日子，也經歷了驚恐症這個病，所以在那段日子不知道為什麼很害怕乘搭交通工具，但自己開着車去不同地方好像也沒有問題，所以漸漸習慣了開車上路。但因為這個病已經差不多痊癒，就發現自己已經可以克服乘搭交通工具的恐懼。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乘搭交通工具也可以體驗到人生。而且可能自己是一個喜歡留意四周環境的人，就好像乘搭港鐵的時候，因為在過程中百無聊賴，我又不喜歡不斷拿着手機看，所以反而會看看四周，看看不同的人及他們的行為。

曾經看過一本書，主要是講述愛情方面的體驗。愛情專家在書裏說過一句話：「一個人要跟另一個人相遇，是好幾世修來的緣分，可是，相遇後能往下繼續成功率有多少？」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就令自己更加留意到緣分這個東西。所以特別留意一些情侶的一舉一動。

因為透過觀察，可以探究：一個人心情如何？有沒有對象？對生活滿意嗎？就好像看着那某個露齒笑的男人。心理學家曾經講過，男生6歲以後就很少露齒笑，如果他笑得這麼開心，是代表他很喜歡身邊這個人，或是熱戀中。又指，某個人只要面對喜歡的人，才會想要頻繁的肢體接觸，曾看過一對情侶，他們有意無意製造接觸機會，例如男生撥弄着女生的頭髮，而女生又會觸摸男生的手臂。很明顯他們正在陶醉及沐浴在愛河當中。

曾經在港鐵車廂內看過一對年紀大概60多歲的夫婦，太太詢問老公：「不如我們早一個站下車，因為我想有些東西買。」而老公抱着嫌棄的語氣回答：「其實你想買什麼？一定要今天買嗎？這麼麻煩，稍後又要行一大段路才可到目的地。」很明顯反映他們的婚姻生活已經去到有點不想顧及對方的感受。如果熱戀中的情侶，對方要求做什麼？通常也會順從他（她）的想法。但可能當日子久了，經常為對方着想的心情已經沒有耐性，反而覺得麻煩。

所以下次大家乘搭交通工具的時候，嘗試放下手機，看看身邊的人，也會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百家廊

懷念父親

鍾倩

我至今記得那天下午5點多鐘，父親離開時的場景，就像電影裏的慢鏡頭。如果說生與死之間有扇大門，那扇大門的開合，一定是在天黑的時候。傍晚時分，下班高峰，路上堵成一鍋粥，呼嘯而馳的救護車拉走了我的父親，也把我的一部分帶走了。父親就這樣離開了我們，我再看他一眼，再看他一次，他就像熟睡的嬰孩，那麼的安詳。那一刻，似乎整個世界都停止了轉動，我的呼吸也變得急促。

第一次走進殯儀館的大門，趕上疫情隔離，留給我們瞻仰的時間並不多，匆匆一瞥，就再也不見，愈是這樣愈是心頭錐痛。母親在大廳外面等候取骨灰，轉眼功夫，天色大變，烏雲壓頂，天空像是水桶倒立一樣，大雨嘩嘩，撐傘也無濟於事，前去的朋友都被淋濕了。回到家裏，卻雨過天晴，母親含着淚說：「這是感動了老天啊。」

除非自己親歷，很難體會到失去至親的刻骨痛楚。時間到了2015年的春天，那天早上父親從廠裏下了夜班，照例去醫院裏陪床，還給爺爺帶了午飯，保溫桶裏裝着母親包的小餛飩。午後2點多，父親拖拉着左腿進了門。他臉色蠟黃，眼睛凹陷，說道：「你爺爺去世了，中午頭裏沒搶救過來。」說完，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雙臂抱頭，身體伏動。出殯那天，氣溫飆升，大風呼嘯，嗒嗒作響，彷彿要把天和地倒置過來。姑父說了一句：「今天清明節，咱爸的忌日好記。」

爺爺走的那年夏天，有一天父親突然失蹤了，我和母親發瘋般地找他。原來，他騎自行車跑到爺爺的墓地，從城西到城東，20多公里的路程，我不知道他是怎麼騎回來的。他的胳膊曬得黝黑，爆了一層皮，疼得不敢沾水。「走得急，沒帶酒，也沒請火紙，我給他磕了3個頭。」他洗了把臉，去廚房盛飯，我瞥見他紅了眼圈。如今，父親和爺爺在天國裏相見，他們又能喝酒敘舊了，一個勸另一個少喝點，一個說另一個倔脾氣，隔着時間的沉默，他們爺倆誰也不服誰，就這樣讓人笑出眼淚。

從拒絕接受、自我封閉到恢復平靜，再到了悟人生，父親的死對我的最大影響就是看清生命的本質。死，是艱澀的字眼，也是我們修行的功課，每天都是練習死亡。父親走的時候，沒有留下一句話，我後來才想通，他牽掛着我。因為太多牽掛，所以說不出來。他離開後，說過的話都醒了過來，令我回味不盡。殊不知，我們總是在失去後才懂得，失去本身也是生命的常態：人生的上半場用來索取或佔有，下半場用來失去或撒手。我總是一步三回頭，與他在某個瞬間遙望和對視，兩顆靈魂彼此相映。

人至中年，拋開繁華與功利，我才意識到自己一直極力迴避着「死」這件事。當一個人重病臥床，逐漸喪失大小便的自主能力，其實就是在向着死亡快速邁進。那些繁瑣而枯燥的照料，沒完沒了的屎尿，不時爆發的爭吵，最終都鍛造成為了一門人人必修的功課：陪伴。有人說，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那不過是一種美化，我卻認為，陪伴是最痛苦的煎熬，考驗人性的最後耐心。父親一點一點地離去，母親也在慢慢透支身體，我安靜地目送着他們，或許這就是人生的本質。

想父親的時候，就給他寫封信，寫在紙上，也寫進歲月深處。時間久了，我頓悟道：哭泣不是我的作風，認輸也不是。我的作風是死磕到底，爭論到底，渾然不覺中活成了父親的模樣。要怎麼活着，就怎麼寫作，把寫作這件事進行到底，把活着這件事進行到底，我有了更大的底氣。

父親的死，伴隨時間流逝，慢慢地沉澱為我生命裏的鹽，讓靈魂不斷壯大。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新書即將出版。每本書也是通往死亡的船隻，載着眾生的悲歡，抵達縹緲的遠方。

庚子年冬，冬月初四，我們去山上安置父親。風快如刀，打在臉上生疼，我心裏的淚痕怎麼也撫不平。為了這次安置，我們準備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母親帶去祭品，除了點心、白酒等，還有他愛吃的香蕉。墓前的兩棵樹，晃着身子，迎風低泣，我能夠感受到它們渾身顫慄。

回來後好多天，我都緩不過勁兒來，母親以為我凍着了，天天煮薑湯麵條。她並不知道，精神缺了一角，比肉體還難療癒。只有時間這味藥，才能療癒。

冬陽天地

親情

梁冬陽醫生

香港難得的長假期令很多朋友出外旅行，或留在香港和親朋戚友聚會，充滿喜慶，將前幾年疫情所致的戾氣一掃而空。

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有國際大都會的時尚，也有傳統中國人的道德觀和孝義，有信仰自由，尊重不同的宗教，你可以每個星期去教堂守禮拜，也有些人拜黃大仙、拜佛、拜祖先，每年的清明節會有很多人不怕千辛萬苦扶老攜幼去到墳場拜祭祖先，有些老人家行動不方便，仍帶着祭品步行上山，看到一個個不同的場景，令人感動。

香港的醫療水平高，市民健康意識強，成為全世界人壽命最長的地區之一，而生育率低，遠不及人口老化的速度。將來要照顧老人家的責任重大，政府要盡早計劃。

少年兒童學習階段正在應付大大小小的考試，令人欣喜的是看着孩子們長大，現在為人父母，很着重和兒女的相處、教育和親子活動，小朋友是一張白紙，有父母的陪伴和言傳身教，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不可或缺。

青年人讀書，和職場中打拚，要應付很多不同的壓力，怎樣去適應是一個學問。親人朋友的理解、支持、鼓勵非常重要。

年長者怎樣去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和周邊的人相處，放棄幾十年養成的舊習慣和固執自得其樂，可以找一些不同的節目去享受，令自己的生活更精彩。

以前總是因為我工作繁忙，又不會表達，對孩子們的愛只是放在心裏從不掛在嘴上，也許他們以為我是一個木頭人，我曾經同他們講過想去看花，原來他們記在心裏，今次畀我一個大大的驚喜：今次長假期令我享受到天倫之樂，很感恩，孩子們陪着我出去旅行，為我安排了整個行程，他們對我照顧有加，總是幫我提行李，為我租車，生怕我累，自動自覺自己去取車，我只需要在那裏等，為的是讓我行少些路不被寒風吹，看見他們，我心中的幸福感油然而生，那一點一滴我都記在心裏，雖然我沒有講出來，也許他們也感受到我的喜悅。以前總覺得他們還是小孩子，突然之間長大了，會為我安排這麼多東西。孩子們，我知足了，醉了。

細說星光

追看時裝劇

叢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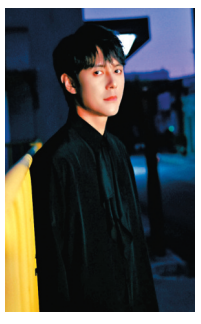
這個星期《花間令》已播出大結局，《與鳳行》亦已接近尾聲，一連看了兩套古裝劇，觀眾或許是時候轉轉口味，選套時裝劇追看了。

近期較有睇頭的時裝劇不多，如你沒追開《歡樂頌》，而又不喜歡中途看連續故事，相信你未必會選《歡樂頌5》，雖然還有《猜猜我是誰》和《步步傾心》兩套時裝劇在網絡點擊上頗受歡迎，但沒香港觀眾看慣的星，非到劇荒，劇迷是不會有興趣的。沒選擇也得選擇，幸好還有港星佘詩曼（阿佘）參演的《今天的她們》，劇名中指的她們，除了阿佘外，還有宋軼和李純演出，故事以描述當代中國女性的生活態度為題，女性戲為主，當然離不開女性當自強的議題。

香港觀眾對阿佘絕對不會陌生，她在內地發展成績也不俗，自從《新聞女王》在去年推出大獲好評後，她受劇迷和劇評的關注度又再提升，講女性故事的劇種一直很受歡迎，《三十而已》算是代表作，編劇總愛把內地女性遲婚和姐弟戀的現象放大，有意無意地加插在劇集內容，也帶來不少討論。不過《今天的她們》的主軸是講述宋軼飾演的路真真，從北京回到成都與閨蜜李純飾演的顧漫婷合作，把傳統食店轉型的故事。加上阿佘飾演的梁清然，3人並肩而立，不斷向難度挑戰，另方面她們又從沒放棄對愛的堅持、向着理想追求。

宋軼的人氣近期也在冒升，她的知名度隨着有份參演《慶餘年》、《長風渡》、《風起洛陽》已漸漸提高，她在《今天的她們》中的表演機會實在不少，希望能讓她更上一層樓。李純也是伺機上位的另一位年輕女星，她在仙俠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扮演的「四海八荒最壞女人」素錦，是我對她較深刻的一個角色印象。

牡丹雖好仍需綠葉，這個星期要特別介紹的綠葉，就是這套劇中飾演男廚神的張超（**見圖**），他絕對有在商業電影走紅的條件，但他的首部黑白電影《不成問題的問題》，在片中飾演的秦妙齋，卻為他帶來很多榮譽，該片在東京國際電影節、台灣電影金馬獎斬獲大獎，他更憑藉該劇獲得了第20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頻道傳媒關注單元」最受傳媒關注男配角獎。



除了張超，張國立友情出演是另一個亮點，他飾演李純的爸爸，一個傳統中國廚師和慈父的演繹，想起他在《堅如磐石》中的大哥風範，都是完美的演出。

演藝蝶影

令人同情的蛇蠍美人

小蝶

據說，無綫剛播畢的劇集《婚後事》很受一些網民追捧，因為它用上以不同主要角色的視角這種較新的手法述說事情。可惜我上個月太忙，沒有時間在晚上9時半再多花1小時看劇。也許日後會「煲煲」此劇，看看它是否一顆遺珠。

我反而看了很多集8時半播映的《再見．枕邊人》。我曾在本欄說過我家是「電視佐飯」的一輩，但卻寧願把晚飯時間推遲至8時半，也不肯以《開心速遞》佐飯。所以，若非該劇水準太差，無綫的8時半劇我們多會收看。不過，我也不是每集《再見．枕邊人》都看。它的前半部沒有什麼特別，錯過了便由它錯過，沒有上網重看。因為它包括了很多枝節故事，令該劇好像根據很多紀律部隊、醫生和法庭劇的單元公式寫成，少看數集也對整體故事沒有影響。

到了最後一個星期，故事開始「收網」，才有令人想追看的意欲。很多前因後果都在這個星期水落石出。有些是早已預測得到，有的卻是出乎意料之外。雖然有時為了製造令觀眾意想不到的效果而寫得粗糙（例如單憑一隻戒指就可以指控凌頌恒為殺人犯），卻總算花了點心思布局。

我較喜歡編劇花心思設計某些角色，例如朱善美。這個被稱為「人美心善」的公關公司老闆無論在哪方面來看都是完美：漂亮孝順、聰明能幹、人脈廣、公子哥兒的女神，是一名天之驕女。不過，亮麗的外表原來包藏着一副機關算盡的壞心腸。本來她的機心用在其事業上也是無可厚非，可是私底下的她卻是一名幫助富豪收拾殘局的清潔師。這還不止，她更因為要得到本來不屬於她（雖然她認為本來是屬於她）的愛情和家庭而布局殺害男方的妻子，這就不能被原諒了。

然而，蛇蠍美人屢次犯罪全是因為她輸給情關。這名心狠手辣的壞女人卻同樣有着令人喜愛，甚至同情的一面。她為了自己所愛的男人一次又一次委曲求全，受盡委屈，還要強裝笑面。她全心全意地愛男人的兒子，視作自己的親子看待。她給這兩父子的愛、包容和付出能令觀眾感動，也令角色立體好看。相反，《再見．枕邊人》本來是顧晴天的故事，顧晴天這個角色卻寫得平平無奇。她的思想性格由始至終都是一樣，沒有因為遇上多項事故而有變。而她亦只是一個反應者而非行動者，沒有很多事情是因為她的行動而改變。我看得最多的是她的頭多次被不同的人推撞到牆上或柱上，她應該是練了鐵頭功才可以只是失憶而非腦震盪死亡。

天狗這個類似《無間道》中的「傻強」還隱約帶點HeHe味道，應該有很多發揮和出彩的機會。我相信若是由張繼聰飾演這個角色會非常好看，現時浪費了一個有趣的角色。